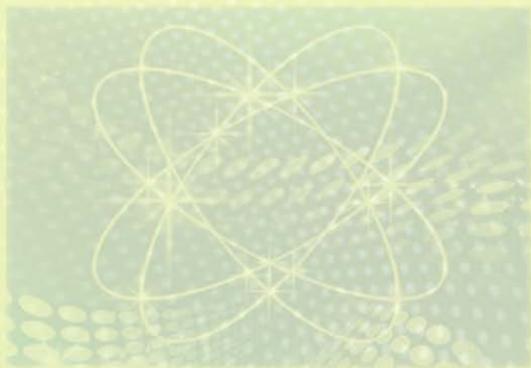


禅宗修持法



目 录

香港沙田万佛寺开山祖师第一代主持月溪上人 肉身法体铺金圆满升座碑	1
禅宗源流	6
达磨所传之禅宗	13
参禅法门	36
禅宗要旨	43
四乘大意	51
禅之类别	61
勘 用 功	66
请 益	106
四乘大意	135

香港沙田万佛寺开山祖师第一代 主持月溪上人肉身法体铺金圆满升座碑

佛法自汉明帝时传入中国，摩腾、竺法兰自西域以白马驮经而来，因于洛阳建白马寺，佛法即盛传中土。迨六朝梁武帝时，达磨初祖一苇东来，以衣钵相传。至唐朝，惠能六祖，弘法南来，肉身成佛于广东南华寺，衣钵之传废，而禅宗大乘佛法在中国，继续发扬，儒家学者，每多精研深究，以故高僧辈出，宗门鼎盛，代有传人，尤对中国学术界影响甚大，宋明理学，即其显着者也。历代祖师，见性成佛者甚多，惟具有金刚不坏之身，成为肉身菩萨，金相庄严者，殊不多见。

今月溪上人，俗姓吴，昆明人也。原籍浙江钱塘，后迁滇，考讳文镜，积学隐德；妣陆氏圣德，茹素念佛，有子五人，上人其幼也。上人幼聪慧，好读书，受儒业于汪维寅先生。年十二读《兰亭集序》，至「死生亦大矣，岂不痛哉」句，慨然有解悟，问先生如何方能不生不死？先生告曰：「儒言『末如生，焉知死？』」自是兼攻佛学，尤专心老、庄、濂、洛、关、闽之学，博综六经。随肆业于沪，遍参江浙名山梵刹，叩问诸大德。年十九在震旦大

学卒业，决志出家，弘扬大法。父母幼为订婚，坚不娶，即于是岁礼本境静安老和尚剃染受具。甫出家，精进勇猛，于佛前燃无名、小二指，并剪胸肉掌大，炷四十八灯供佛。并发三大愿：一不贪美衣食，乐修苦行，永无退悔。二遍阅三藏一切经典，苦心参究。三、以所得悉讲演示导，广利众生。后随悟参法师，学天台、贤首、慈恩诸宗教义。年二十二，遂遍莅聚会说法讲经，听者如市。膺金陵之请，讲楞伽法会，得参牛首山献花岩铁岩大德，上人往参问岩曰「我今将妄念断尽，不住有无，是明心见性否？」岩曰「否，是无始无明境界。」上人问曰「临济祖师说是无明湛湛，黑暗深坑，实可怖畏，是否？」岩曰「是，汝不可断妄念，用眼根向不住有无黑暗深坑，那里返看，行住坐卧，不要间断，因缘时至，无明湛湛黑暗深坑，叻的一破，就可以明心见性。」上人听此言，如饮甘露，由此用功，日夜苦参，形容憔悴，瘦骨如柴。至八月某中夜，闻窗外风吹梧桐叶声，豁然证悟，时通身大汗，曰「哦，原来原来，不青不白，亦不参禅，亦不念佛，亦无死生事大，亦无无常迅速。」信口说偈曰「本来无佛无众生，世界未曾见一人；究竟瞭解是这个，自性还是自己生。」向窗外望，正是万里青无云，四更月在天，时上人年二十四岁。数日后再往见岩，将所悟禀呈，岩曰「汝证悟也，今代汝印证，汝可再将《传灯录》印证，汝大事毕矣，有缘讲经说法度众生。」

上人今后讲经，依照《华严经》：佛性恒守本性，无有改变，始终不改；佛性无染、无乱、无碍、无厌，不受熏染；佛性不起妄念，妄念从无始无明起；除却止、作、任、灭四病，不断妄念，用一念破无始无明为主要。上人讲经说法，皆从自性中流露出来，不看他人注解。后应川、湘、鄂、赣、皖、闽、粤、陕、甘、青、沪、平、津、鲁、豫、热、晋、京、浙、香港、澳门各处邀请讲经，数十年无虚度日，讲经数百会。性好游，历终南、太白、香山、华山、峨嵋、九华、普陀、五台、泰山、嵩山、黄山、武当、匡庐、茅山、莫干、劳山、恒山、罗浮山等说法。每游云霞深处，数月忘归。所到名山，必有诗对，善七弦琴，游必携琴随身，游华山时曾自书有《华山待月室记》。生平著作甚多，计有《大乘绝对论》、《大乘佛法用功概论》、《大乘八宗修法》、《大乘佛法简易解》、《四乘法门》、《禅宗修法》、《禅宗史略》、《佛法大纲》、《月溪法师语录》、《用周易老庄解释佛法之错误》、《佛教人生观》、《佛法问答录》、《月溪法师讲无始无明》、《月溪法师讲念佛法门》、《月溪法师词附诗》、《证道歌显宗记注解》、《楞伽经疏》、《圆觉经疏》、《金刚经疏》、《心经疏》、《维摩诘经疏》等九十八种，凡千万言，其功德之伟大，诚足称矣。

上人节操高邈，度量出群，不应酬世法，性度弘伟，风鉴朗拔，虽宿儒英达，莫不服其深致。与海内宿儒江宁

魏梅荪家骅、醴泉宋芝田伯鲁、闽海黄石荪曾源、仁和叶伯皋尔恺、番禺张汉三学华、吴玉臣道镛、汪憬吾兆镛、南海桂南屏拈、双城翟羲人文选、如臬冒鹤亭广生、长安宋菊坞联奎、余姚章太炎炳麟、临川李梅庵瑞清、吴兴王一亭震、山阴朱子桥庆澜、临海屈文六映光、番禺金滋轩湛霖时有唱酬。上人所著书，皆能汇各家之旨趣，振百代宗风，本明心见性之真传，要在破无始无明，以弘扬大法，使天下古今中外之理哲，皆能分别异同，有所指归。若江汉之朝宗于海，发前人之所未发，言前人之所未言，使后之学者，有所依归，阐明义理，炳耀千秋。上人前在广州重修大佛寺，备极庄严壮丽，和平后来香港，在沙田万佛山建盖万佛殿、弥陀殿、天王殿、观音殿、准提殿、韦驮殿、万佛塔、罗汉栏等。自辛卯年兴工，至丁酉年圆成，历时七载，均亲身参与担铁运石，造塑佛像，事必躬亲。曾竖一指说法曰「来本不来，菩提非树，明镜非台：去本不去，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地。古今诸佛，皆在老僧指头上放光现瑞，转大法轮。」上人有剃染徒二：长妙相法师，丁亥年病逝昆明；次任内地某大学历史系教授。徒孙六人，均在内地。悟道弟子八人：五台寂真尊宿、明净尊宿、北平李广权居士、上海周运法居士，余四人均先逝，皈依弟子伍拾余万众。

上人自去年乙巳岁三月二十三日晚圆寂，趺坐乒龕，尝语其左右及弟子众，其法体封龕入土，八个月内便可将

肉身请出，加漆铺金，供奉寺内。同年十一月十七日，弟子众拨土移墓开龕视察「即见五官俱全，须发仍留，整体无缺，呈黄金色，灿然可观，其生平苦修行持，戒律精严，于此可见。在此科学昌明时代，生活物质化之社会，与亚热带天气之香港，而能有此奇迹出现，真是六祖而后，千余年罕有之事，香港开埠以来，今始获睹，诚佛教界之光荣，亦吾港人之幸福也。今将于丙午年农历四月初八日在万佛寺弥陀殿升座供奉，敬希海内及港九诸山大德，暨各界善信四众弟子等，届时莅临，以观厥成此一佛教界划时代之盛举，而创永恒之圣迹也。

万佛寺第二代主持胞侄 吴星级 谨撰
监察院专门委员总编纂 林德奎 敬言

中华民国六十二年岁次癸丑十一月 敬立

禅宗源流

禅法之起源

原始人类，浑噩冥顽，其般若佛性，为无始无明所遮蔽，心身活动，全受五蕴三毒之支配，故茹毛饮血，度其野蛮之生活，但其本有佛性，固圆满无缺，如玉蕴于石中，惟待开发而已。其后智识日开，追求之欲日炽，始则震于自然现象之恢奇，尊之为神，而加以崇拜，继则探求宇宙之秘奥，欲凭其理解之力，而定其轨则，次乃反求自心，欲追究变幻根源之所宅，其尤高者，欲藉其般若之力以求证入于最究极之本体中，超越于轮回生死之外，于是禅法遂应此要求而产生。考查人类进化史迹，东西洋各民族，其先人皆曾有此要求，并各有其宝贵之发现，但因智慧环境之悬殊，所取途径之互异，故其所获之结果，遂尔天渊。西洋宗教家之重灵感，哲学家之崇概念，任直觉，我国道家之坐忘，儒家之唯精唯一，皆有禅之意味，印度婆罗门禅法，成立尤早，然皆未离于「见闻觉知」作用，故无法证入最究极之本体，仍在三界轮回之中，惟释迦牟

尼佛运用其所发明之般若禅法，打破无明窠臼，澈底证悟，入于无余涅槃，故名见性成佛，释迦名其法为「本住法」，归其功于自然本住，而否认其有所发明，楞伽经云：「譬如士夫行旷野中，见有平坦正道，即随入城，受如意乐，此路佛之所由，我亦由之而已。」由是观之，禅法之产生，乃人类自然之要求，未有人类以前，佛性已先在，禅法亦已本住，释迦以前若干古佛，皆循此路以达于真如究竟之域，释迦以后无量诸佛，亦皆将循此路以达于真如究竟之域，舍此之外，别无他途可由，故此路虽属现成，微释迦之指示，众生必将徬徨歧途，流荡而忘返矣，则其功不可谓伟耶。

释迦之禅法

在释迦以前，印度婆罗门各宗派皆有所修之禅法，其最著者如「十二净法禅」「非想非非想禅」，皆外道为生天而修者也，释迦初出家时，曾历参婆罗门各善智识，询问修行之方，皆未称意，于是入雪山自修，最初仍用「非想非非想禅法」，断念禁欲，行之六年，毫无结果，知婆罗门禅法之非，于是沐浴进食，整刷精神，坐于菩提树下，用般若三昧禅法，返观内照，历四十九天，夜睹明星，遂证佛果，叹曰「奇哉，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证得。」释迦成佛之后，欲以其所

证，开示众生，使悟入佛之知见，因众生根基千差，故如来之说法万别，大略而言，可分为四乘，即小乘，中乘，大乘，最上乘是也。小乘修「四谛禅」，是声闻人所修，亦名声闻乘。中乘修「十二缘起禅」，是缘觉人所修，亦名缘觉乘。大乘修「六度禅」，是菩萨所修，亦名菩萨乘。最上乘乃直示真如佛性，惟证与证，乃能知之，亦名一佛乘，即拈花示众，教外别传之禅法是也。

华严经云「若有众生心下劣，为彼演说声闻行，若心明利乐辟支，则为彼说中乘道，若有慈悲乐饶益，为说菩萨所行事，若有最胜智慧心，则示如来无上法。」释迦虽设种种方便以引导众生，而其唯一宗旨，不外「见性成佛」一事而已，所谓「为一大事因缘出世」，即指此也。故惟有能使众生达到「见性成佛」之禅法，方为佛祖命脉之所寄，法华经云「十方国土中，惟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，除佛方便说，但以假名字，引导于众生，说佛智慧故，唯此一事实，余二则非真。」释迦在世之时、其弟子无不以修禅为基本，释迦入灭之后，禅法虽有四乘之等差，而为各宗所并重，故未单独立宗，单独立宗者，乃自中国始耳。

迦叶所传之禅宗

释迦佛所传法门，既有四乘之等差，所修禅法，遂有

直接与间接之别，如世间禅，出世间禅，出世间上上禅，以及五种禅，六种大禅等，名数繁多，有修之可以见性者，亦有仅能生天而不能见性者，然皆非中国禅宗之所自出，中国禅宗者，相传出自摩诃迦叶尊者，昔世尊在灵山会上，拈梵天所献之金波罗华以示八万大众，众皆罔措，独迦叶尊者破颜微笑，世尊曰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付嘱于大迦叶。」此为禅宗建立之依据，以心传心之公案也，事载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，此经多载帝王事佛请问，秘藏内府，外间不传，故人多疑其事为可捏造，惟宋王荆公曾于内府见之，今则收入续藏经中，众所共睹矣，拈花示众乃不用语言文字，而直示真如佛性之最上乘法，华严经所谓「若有最胜智慧心，则示如来无上法」是也，世尊用此法以接引后学，不只一次，因此法而证悟者，亦不只迦叶一人，兹举两事以证明之：

「世尊示随色摩尼珠问五方天王：此珠作何色，时五方天王互说异色，世尊藏珠，复台手曰：此珠作何色，天王曰：佛手中无珠，何处有色，世尊曰：汝何迷倒之甚，吾将世珠示之，便强说有青黄赤白色，吾将真珠示之，便总不知，时五方天王悉自悟道。」

「世尊因外道问：不问有言，不问无言，世尊良久，外道叹曰：世尊大慈大悲，开我迷云，令我得入，作礼而去，阿难问佛：外道得何道理，称赞而去，世尊曰：如世

良马，见鞭影而行。」

其它散见于经典中者甚多，惟迦叶尊者独受世尊教外别传之付嘱，涅槃经云「我有无上正法，悉已付嘱摩诃迦叶矣。」故推为禅宗印土之初祖，迦叶传于阿难为二祖，阿难传于商那和修为三祖，商那和修传于优波 多为四祖，优波 多传于提多迦为五祖，提多迦传于弥遮迦为六祖，弥遮迦传于婆须蜜为七祖，婆须蜜传于佛陀难提为八祖，佛陀难提传于伏驮蜜多为九祖，伏驮蜜多传于胁尊者为十祖，胁尊者传于富那夜奢为十一祖，富那夜奢传于马鸣为十二祖，马鸣传于迦毗摩罗为十三祖，迦毗摩罗传于龙树为十四祖，龙树传于迦那提婆为十五祖，迦那提婆传于罗 罗多为十六祖，罗 罗多传于僧伽难提为十七祖，僧伽难提传于伽耶舍多为十八祖，伽耶舍多传于鸠摩罗多为十九祖，鸠摩罗多传于闍夜多为二十祖，闍夜多传于婆修盘头为二十一祖，婆修盘头传于摩拏罗为二十二祖，摩拏罗传于鹤勒那为二十三祖，鹤勒那传于师子尊者为二十四祖，师子尊者传于婆舍斯多为二十五祖，婆舍斯多传于不如密多为二十六祖，不如密多传于般若多罗为二十七祖，般若多罗传于菩提达磨为二十八祖，菩提达磨于梁普通七年来中国，是为中国禅宗之初祖。诸祖本事机缘具载于传灯录及佛祖统纪中，学者自行检阅，兹不备述。

达磨西来以前中国之禅法

当菩提达磨未来中国以前，禅经已大量传入中国，后汉桓帝时，有沙门安世高（安息国王之太子）博通经论，尤长禅法，来抵中国洛阳，译所带经典百余部，其中关于禅法者有大安般守意经二卷，禅行法想经一卷，大十二门经一卷，小十二门经一卷，禅行三十七品经一卷，禅定方便次第法经一卷，禅法经一卷。又汉末时有月氏国优婆塞支谦来抵洛阳，译有修行方便经二卷，禅秘要经四卷。三国时有康僧会（康居国大丞相之子）来居杨都，译有坐禅经一卷。西晋时有月氏国沙门竺法护，译有法观经一卷，修行道地经七卷。东晋时有竺昙无兰，译有治禅法经一卷。又有北天竺佛陀跋陀（译为觉贤）来居长安，专宏禅法，后应慧远法师之聘，居庐山，译有达磨多罗禅经二卷。姚秦时龟兹国鸠摩罗什法师，译有禅秘要法经三卷，坐禅三昧经二卷，禅法要解二卷，思惟略要法一卷。后凉罽宾沮渠京声，译有治禅病秘要法二卷，禅法要解二卷。刘宋时罽宾国昙摩蜜多，译有禅秘要经三卷，五门禅经要用法一卷。其它尚多，未遑毕举，考查以上各经，多属小乘中乘禅法，如安世高觉贤诸师，乃专弘小乘禅法者，姚秦什师原传大乘空宗，但所译禅经，不类大乘，至若达磨多罗禅经及坐禅三昧经，向被目为大乘禅，其中亦杂有小

乘中乘之成份，凡此种种禅法，名为禅数之学，与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之禅法不同，禅数之掌乃渐次修习，由因至果者，而达磨禅法则是直指本心，顿悟成佛，无有阶级渐次，人有见什师弟子道生有「顿悟成佛之说」，遂谓禅宗乃道源于什师者，非也，大乘空宗虽与禅宗有互通之点，然禅宗实另有其方法与旨趣，未可相伦，什师弟子僧肇等援老庄之理以注经，以老子之「无」释佛法大乘之「空」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实非宗门智识所敢苟同，与达磨并时有宝志和尚，傅大士（南齐建武四年生，陈宣帝大建元年卒），寒山，拾得，布袋和尚者，皆明心见性之哲，其师承不明，悟道机缘亦不可考，读其诗偈事迹，其理盖与达磨吻合，意者，慧根深厚，无师自通者欤。

达磨所传之禅宗

菩提达磨未来以前，中国禅法多属中小二乘向臆之学，研究教相者，亦日趋支离琐杂，学者鲜获证悟，连磨之来也，单传如来心地法门，其法朴实直捷，透脱八万四千教纲之外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于是禅法遂别开一新生面，当其初抵中国时，因方法高尚，人鲜契会，故九年默坐，以待传人，迨后信者日众，以前禅法教理，遂起动摇，故六次遇毒，卒以不救，然单传直指之学，已取旧有禅法之地位而代之矣。

景德传灯录达磨传云：

「第二十八祖菩提达磨大师者，南天竺国香至王第三子也，姓刹帝利，本名菩提多罗，后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尊者至本国受王供养，知师密迹，因试令与二兄辨所施宝珠，发明心要，既而尊者谓曰：汝于诸法已得通量，夫达磨者，通大之义也，宜名达磨，因改号菩提达磨……师恭禀教义，服勤左右垂四十年，未尝废阙，迨尊者顺世，遂演化本国，时有二师，一名佛大先，一名佛大胜多，本与祖同学佛陀跋陀小乘禅观，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罗尊者，舍小趣大，与祖并化，时号二甘露门矣。而佛大胜多更分途

而为六宗……祖喟然而叹曰：彼之一师，已陷牛迹，况复支离繁盛而分六宗，我若不除，永缠邪见，因前往六宗所，一一破之，既而六众咸誓归依，由是化被南天，声驰五印，后念震旦缘熟，祖泛重溟，凡三周寒暑，达于南海，实梁普通七年丙午岁九月二十一日也，广州刺史萧昂具主礼迎接，表闻武帝，帝览奏，遣使赍诏迎请，当大通元年丁未岁也，十月一日至金陵，帝问曰：朕即位以来，造寺写经，度僧不可胜纪，有何功德，祖曰：并无功德，帝曰：何以无功德，祖曰：此但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，如影随形，虽有非实，帝曰：如何是其功德，祖曰：净智妙圆，体自空寂，如是功德，不以世求，帝又问：如何是圣谛第一义，祖曰：廓然无圣，帝曰：对朕者谁，祖曰：不识，帝不领悟，祖知机不契，是月十九日潜回江北，十一月二十三日届于洛阳，当后魏孝明帝孝昌三年也，寓止于嵩山少林寺，面壁而坐，终日默然，人莫之测，谓之壁观婆罗门，时有僧神光者，旷达之士也……近闻达磨大士住止少林，至人不遥，当造玄境，乃往彼晨夕参承，祖常端坐面墙，莫闻海厉……其年十二月九日，夜大雨雪，光坚立不动，迟明积雪过膝，祖悯而问曰：汝久立雪中，当求何事，光悲泪曰：惟愿和尚慈悲，开甘露门，广度群品，祖曰：诸佛无上妙道，旷劫精勤，难行能行，非忍而忍，岂以小德小智，轻心慢心，欲冀真乘，徒劳勤苦，光闻祖海厉，潜取利刀自断左臂，置于祖前，祖知是法器，乃

曰：诸佛最初求道，为法忘形，汝今断臂吾前，求亦可在，祖遂与易名曰慧可，可曰：诸佛法印，可得闻乎，祖曰：诸佛法印，匪从人得，可曰：我心未宁，乞师与安，祖曰：将心来与汝安，可良久曰：觅心了不可得，祖曰：我与汝安心竟……迄九年已，欲西返天竺，乃命门人曰：时将至矣，汝等盍各言所得乎，时门人道副对曰：如我所见，不执文字，不离文字，而为道用，祖曰：汝得吾皮，尼总持曰：我今所解，如庆喜见阿（闪%人人）佛国，一见更不再见，祖曰：汝得吾肉，道育曰：四大本空，五阴非有，而我见处，无一法可得，祖曰：汝得吾骨，最后慧可礼拜后，依位而立，祖曰：汝得吾髓，乃顾慧可而告之曰：昔如来以正法眼付迦叶大士，展转嘱累而至于我，我今付汝，汝当护持，并授汝袈裟以为法信，各有所表，宜可知矣……祖又曰：吾有楞伽经四卷，亦用付汝，即是如来心地要门，令诸众生开示悟入，吾自到此，凡五度中毒，我尝自出而试之，置石石裂，缘吾本离南印，来此东土，见赤县神州有大乘气象，遂踰海越漠，为法求人，际会未谐，如愚若纳，今得汝传授，吾意已终，言已，乃与徒众往禹门千圣寺……时魏氏奉释，禅隼如林，光统律师流支三藏者，乃僧中之鸾凤也，睹师演道，斥相指心，每与师论议，是非蜂起，祖遐振玄风，普施法雨，而偏局之量，自不堪任，竞起害心，数加毒药，至第六度，以化缘已毕，传法得人，遂不复救之，端居而逝，即后魏文帝大